

不可抵挡的**悬念**，无法猜透的**结局**

哪一篇本应是

惊悚大师的**下一部电影**？

[英国]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编选

孙法理 译

Alfred **Hitchcock** Portraits of Murder

希区柯克精选悬疑小说集

凶案画像录

47 short Stories Chosen by the Master
of Deadly Suspen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Alfred Hitchcock

Portraits of Murder

希区柯克精选悬疑小说集 凶案画像录

47 short Stories Chosen by the Master
of Deadly Suspen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英国]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编选

孙法理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凶案画像录 / (英) 希区柯克编选; 孙法理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9
书名原文: Portraits of Murder
ISBN 978-7-5447-0938-5

I. 凶… II. ①希… ②孙… III. 故事-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8178 号

Portraits of Murder

Copyright © 1988 by Dell Magazines, a division of Crosstown Publications.

In addition, every individual story must be copyrighted as its copyright appears in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the boo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6-51 号

书 名 凶案画像录:希区柯克精选悬疑小说集
编 选 者 [英国]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译 者 孙法理
责任编辑 施梓云
原文出版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37.25
字 数 557 千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938-5
定 价 38.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这里是47篇扣人心弦的故事，关于完美的谋杀。为我们介绍这些小说的，就是那位讲述悬疑故事的专家，永远的希区柯克。因为利益，因为复仇，因为意外，或者因为行刺，这类故事无论是在电影里，还是在这些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神秘杂志》中选出的年度短篇小说中，都被演绎得千回百转、曲折撩人，并且恐怖——这就是这位大师的标记。

在这里你会看到，有人用隐晦的谜语预言了她敌人的命运；应对自如的棋手以不寻常的行动为对手设下了局；一个生命的卫士只愿拯救值得拯救的生命；一对母女组合的兴趣是在有钱的丈夫们和他们早先的遗嘱；一个黑社会调停人看到了他的决定就是他的结局。在这里你还会遇到互相欺骗的银行大盗、贪心的生意合伙人、精神失常的“好小伙子”、没良心的列车打劫，还有一个帮助计划绑架自己的姑娘——加上保命逃亡。

许多最杰出的悬疑小说作家就是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神秘杂志》起步，走上了写作之路，为这类小说的创作做着贡献。在这部小说集中，就有许多作者已是成名的悬疑小说作家。聪明的读者将会看到他们作品的过人之处。

阅读这些可怕罪行编织的惊心动魄一课，你可得做好准备，看看能学到什么。记住，没准儿什么时候就能救你自己。

目 录

拆散的彩虹·····	1
绝妙的暴力·····	21
最离奇的绑票案·····	30
策划谋杀·····	42
有毒的棋子·····	47
救生员·····	56
你怕什么呀,弗莱德!·····	76
走投无路的医生·····	83
花不完的钱·····	98
有客登门·····	109
大堂旅客·····	116
家规·····	125
杀死天使·····	135
那个星期一晚上·····	168
候车室·····	189
监狱长·····	196
玉雕夜莺·····	211
志愿人员·····	234
仲裁人·····	242
老案翻新·····	254
查案人一拾钱人一杀手·····	275
黎蚌珠串·····	284
杀死的是谁?·····	289
宁静的山乡·····	300

凶杀案！有没有？	311
海岛	325
房屋出租	334
漏网之鱼	339
死者身份不明	343
鱼饵与线索	361
大骗局	372
行动者	381
纪念品	406
死前留谜	416
金衫女郎	429
恐怖时刻	450
水洼	461
此人一死	465
公职	473
心兽横行	484
心灵感应命案	498
找不到的坟墓	515
只是好奇而已	520
灵眼姑娘	531
在出神中死亡	554
土郎中	564
梦杀	581

拆散的彩虹

爱德华·霍齐

四月,星期五下午,阳光灿烂。奥潘尼昂三点钟就停止了工作。变化毕竟突然,虽然以前肯定考虑过多次。先是唇枪舌剑,然后是捶桌子,最后就是那无法挽回的决定。奇怪的是,这事跟另一件事发生在同一天:一个叫格林的人杀死了珠宝交易所的武装押运员,抢劫了珠宝。

奥潘尼昂从来没听说过格林。那天下午他用剩下的时间收拾桌子,把自己的东西归到一起好带回家。他的秘书取了午后咖啡回来,问他是怎么回事,虽然情况很清楚。

“我终于不干了,秀儿,炒了老家伙鱿鱼。”

她吃了一惊,坐了下来,忘了咖啡。“你是说你辞职了?”她问,仍然不太明白。

“不干了。他还在骂骂咧咧,我就炒了他鱿鱼。现在,只要我收拾好提包走到电梯他还没来追我,我就真跟他掰了。”

“那你打算干什么?”

“肯定不会坐在屋里跟自己生气。能出这样的事,对我已是最好不过的了。”这话似乎相当有说服力,甚至对他自己。

他拉好提包拉链,跟她告了别。没什么好伤感的。“再见,奥潘尼昂先生,”他对他的背影喊道,“安排好工作之后告诉我一声。”

“肯定,肯定会告诉你的。”

他乘电梯下了楼,跟下午去喝咖啡的秘书们和去喝马提尼鸡尾酒的商

人们一起，却再也不觉得跟他们是同类了。这次的决裂太明确、太肯定，他已经没有了工作，也不知道怎样告诉妻子。

回家时正好五点，凯蒂和孩子们还在外面逛商场。他在卫生间细心挂好雨衣，给自己调了一杯饮料。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晚饭前喝饮料。他仿佛觉得需要喝点什么。

他倒第二杯饮料时，凯蒂进了屋。

“戴夫，怎么这么早就回家了？出什么事了吗？”

“我不干了，终于炒了老家伙鱿鱼。”

“啊，戴夫……”

“别着急，亲爱的，星期一早上我就会有别的工作的，我在城里还有些关系。”

“什么人的关系？哈里·莱德吗？”

“说不定我会给哈里打电话。”

“可我希望你别打，你那脾气，戴夫……”

“我们会有办法的，总会有的。”这时他突然想了起来，“孩子呢？到哪儿去了？”

“在外面玩呢。”

“这几天先别告诉他们，至少周末以前别让他们知道。”

“好的，戴夫。”

“喝一点吗？”

“我要你告诉我是怎么出事的。”

他把情况告诉了她。两人谈了大半个钟头，两个男孩回家吃饭了。然后一家人像没事似的就餐，跟其他的星期五晚上完全一样。可那天晚上并不一样，快吃完饭时，他注意到自己对孩子说话比平时温和了些，也许是感到了几分内疚吧。

吃完饭，凯蒂去安排孩子们睡觉，他就给哈里·莱德打电话。

“哈里，你好吧，老兄？我是戴夫·奥潘尼昂。”

答话声音懒洋洋的，听不清楚。他忘记了哈里·莱德饭后总要打个盹儿。“是的，你好吧？”

“还可以，听我说，哈里——”

“什么？”

“哈里，我今天下午把工作辞了。”

“啊，有点突然，是吧？”

“早就有这打算了。总而言之我想看看你是否知道城里有什么工作？”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哈里·莱德说：“倒霉，老兄，我现在好像帮不了你什么忙。不过，以后说不定能。”

“好吧，如果你听到什么机会，哈里……”

“当然，你的事我会放在心上的。很高兴你给我来了电话。”

奥潘尼昂挂上电话，点燃香烟，坐了一会儿。凯蒂下楼回来他已做好对那意料中的询问目光作回答的准备。

“我给莱德打了电话，”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打？他城里关系多。”

“全是些邪门歪道的关系。”

“闹不好，我几个星期后就不能挑肥拣瘦了呢。”

“失业保险金之类的你能有吗？”

“马上怕是得不到，是我炒了别人鱿鱼的。”

“可是哈里·莱德这人一辈子也没白给人帮过忙。背后总牵着几十根线呢。”

“你以前并没有觉得他那么坏的——我俩结婚以前。”

“那是我俩结婚以前。那时候好多情况跟现在都不同，戴夫。”

他点燃一支香烟，在屋里徘徊。“总而言之你不用担心，他还没有可以给我的工作呢。”

她摇摇头，似乎想摇醒自己。“啊，我很抱歉，我估计你那道理整个就太奥妙，我一时也理解不了。”

“这你就别着急了，下周末我就会找到工作的。比辞去的还好，你可以打赌。”

一听这话她不禁笑了。虽然两人都不太乐观，都觉得这个周末日子会很难捱。

星期一早上下起雨来，天却暖和。潮湿的风把雨点使劲刮到屋前的窗户上，洒得人心里乱糟糟的。奥潘尼昂阴郁地望着窗外的雨。这可不是好玩的日子，为了找工作他还得在城里街道上奔忙。还不到上学年龄的孩子们眼看这一天要关在屋里，也不高兴。他还能看出，凯蒂有几分紧张。

“快活起来吧，亲爱的，午饭后我就给你电话。”

“你到什么地方找工作？”

“城里有几处办公室，说不定有空缺，特别是对炒了老头子鱿鱼的人。我今明两天都跟他们联系，就算他们反应冷淡，职介公司总还是可以找的。”

他开车出了门，因为凯蒂不需要车，他又不愿面对那辆老月票车——那天时间还太早，他怕遇见熟人——他没心情跟他们搭讪。进了城他把车泊在常用的斜坡车库。管理员欢欢喜喜跟他打招呼，他只点了点头，没出声。

试找工作的第一家，是个他自以为有来往的工程公司。无论他说什么，人家都听着，友好地表示同意。有个人甚至提出给他买份午餐，工作却没有。他还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他向他们道了谢，走掉了。他在路边一个白衣小贩那里买了份午餐，是蜡纸包的火腿三明治，已经干了。他在公园里找到一条空长椅，在依旧潮湿的树木之间吃了起来。至少得感谢雨已停了，风也减弱成了微风。

奥潘尼昂开始感到刚放弃的工作没有为自己的迅速转向做好准备。他还没有机会在大学没学完的粗浅工程学的知识上更上一层楼。他原来那工作尽管年薪有九千，却是一种很麻烦的管理工作。办公室里满是姑娘，没结婚的、刚结婚的，心思放在约会或婚姻上的多，放在工作上的少。

那天下午，他又去了两个地方。最好的回答也只是个承诺，大体是“一两个月之内吧”。情况不妙。他很泄气，比他愿向凯蒂承认的糟糕多了。

星期二，情况大体一样，然后是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他收敛起自尊，拨了自己那旧办公室熟悉的电话。他混过了接线员，没有被听出来。不一会儿他已在和秀儿通话。

“我是戴夫，你好？”

“是奥潘尼昂先生呀。我很好，你好吗？姑娘们都在问起你呢。”

“没错，你目前跟谁做秘书？”

“他们让我暂时等候派遣，等找到接替你的人再安排。你找到工作没有？”

“还没有。不过还有几条线索。我这是想问问你，有我的信没有？我个人的？”

“都是平常的往来函件，奥潘尼昂先生，不过，今天早上有你一封信，加利福尼亚洛杉矶来的。看来像私信。”

“是的。”他在洛杉矶有几个朋友，常常把家庭住址弄错，把给他的信写

到了公司。

“要转给你吗？”

“我看只好转了，”他说着却有了个新念头，“我说，你下班后愿不愿跟我见面喝点什么？你可以把信捎给我，还可以谈谈情况。”

她犹豫了一下，最后同意了。“好的，我看我也得有点时间喝两杯了。”

“好的，五点见——五点稍过，就在那边那家睡帽酒吧。”他挂上电话，又给凯蒂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回家吃晚饭要稍晚一点。

坐在睡帽酒吧烛光摇曳的宁静小天地里，似乎永远是鸡尾酒会的时刻。他这才第一次真正看见了秀儿·韦伯斯特。她做他的秘书大半年了，但在那种现代商业忙碌多变的工作里，他只一直把她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一部为他取信件、接受他口授笔录、为他回电话，说不定也建议他给妻子买结婚礼物的机器，没有人格身份的。他从来没有把秀儿·韦伯斯特真当女人看过。虽然他现在才意识到，她确实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叫人心动的女人。

“很抱歉出了这样的事，”她似乎发自胸臆地说，“我是很喜欢为你工作的。”

他第一次注意到她那双蓝色的眼睛，淡淡的，跟她深色的头发呈鲜明的对比。她是个高挑的姑娘，似乎快三十了，端庄秀丽，带几分王室气派。“很高兴听你说这话，至少，”他忍不住笑了，“有好些日子我都以为那地方整个联合起来跟我作对呢，连你也在内。”

她摇摇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星期一我为解释你的事忙了一整天。所有的姑娘都想念你。”

“你把我说得像个蓝胡子^①了。”

他啜着面前的马提尼酒。“信带来了？”

她点点头，递给他一个盖有洛杉矶邮戳的薄薄的信封。他请她原谅，然后拆了信，只是为了证实那不过是一封谈天气、谈孩子、问他什么时候去看他们的信。然后折好，装进了内口袋。

“没什么事吧？”她问。

“一般的情况，老朋友，我得写信告诉他们我新近的情况。”

① 蓝胡子：17世纪欧洲传说中的强盗式人物，杀了好多个老婆。

“你那些路子有希望吗，奥潘尼昂先生？”

“我已经不是你头儿了，叫我戴夫吧。”

“那好，戴夫。”

“回答你的问题吧。这些路子都没希望。”

“说不定老头儿会叫你回去的，他很难找人接替你。”

“不幸的是，我还剩下了几分自尊。再喝一杯吗？”

一时间他觉得她会同意，但是她不情愿地摇了摇头：“我得回家了。”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差不多一年以来甚至连她家在什么地方都没想过。

“有小伙子朋友了吗，秀儿？”

她对他眨眨眼睛：“年纪大了，再叫小伙子朋友已经不合适了。”

“啊，告诉我！你多大了？二十五？”他在自己真正估计的年龄上减了几岁。

“你的嘴很甜呢。现在我真得走了。但是，保持联系，告诉我情况。”

“会的。”

他望着她往门边走去。剪裁得体的裙子勾勒出紧束的腰臀轮廓。他不知道自己以前怎么会没注意到那分婀娜。

星期四对不干活的人是个太好的日子——午饭时可以沿着正街一路走去，不用抱怨在这样美好日子还得回到办公桌边。但是奥潘尼昂很快就发现，在这样的日子找工作很叫人灰心。春天来了，公园的树上开花了，他经过的人都面带微笑。要是能走在风暴雷霆里怕会快活些。

星期五更倒霉。提出的工作有一份比他原来年薪少了一千；有一份只是个承诺：“说不定夏天能有。”另一份则是懊悔：空缺倒有一个，可惜刚安排了人。总而言之，满打满算是个大鸭蛋。

星期六下午他只好去找哈里·莱德了。他知道他星期六还上班，因为赛马场有比赛。哈里的主要收入来源要求他一周工作六天。哈里是个大个子，那张脸和秃得厉害的脑袋使奥潘尼昂很难想起他当年还追求过凯蒂。岁月沧桑，他们都变了，但是哈里·莱德变得比谁都厉害。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戴夫？”他问，仍坐在大桌子后面，没打算站起来。桌上堆着打好的文件、赛马表格，还有三部电话机。

奥潘尼昂望着他：越来越稀薄的头发，老谋深算的褐色眼睛，眼睛周围疲劳松弛的皮肤皱纹。他说：“我上周给你打过电话。你说不定是忘了。”

“啊，对了，现在想起来了，你没活干了。”

“是这么回事，我在城里有些好路子，但是你知道，因为某种原因而罢了工，那会是什么样子。连两周工资之类的待遇都没有。”

“需要十块钱吧？”哈里·莱德已经把手伸向口袋。这句话加上那动作使奥潘尼昂突然一阵恶心，很懊悔来了这一趟。

“不用，不用，我在想你是否知道这里有什么工作。哪怕是临时工也行。有一回你说过的，对许多好去处你都很有影响，你曾经说让我有了困难就来找你。”

“没错，我可以给你一份工作，到扬克斯去打扫马厩怎么样？”

奥潘尼昂绷紧了脸。“我不是为说这类笑话来这儿的，莱德。”

“开个玩笑罢了，别把我看得太认真！你去问问凯蒂，她从来就不把我看得太认真。”

“我们并没有谈凯蒂。”

“那是，那是，她知道你来找我吗？”

“不知道。”

“那好。”

“我打算回家后再告诉她，我对她没有秘密。”

哈里·莱德忍不住笑了。“说不定你对她有秘密的时候就要开始了。”

他明白了，跟这人是谈不出结果来的，他手边没有工作，却给了他奚落自己的机会。“对不起，浪费了你时间。”他从椅子边站起，对莱德说。

“等一等！说不定我还能打听到你所熟悉的活儿。”

“谢谢，不用你费心了。”

他出门时莱德对着他的身后叫道：“我会跟你联系的，戴夫。”

奥潘尼昂懒得回答。

星期天，他上了教堂，这是他一年来的第一次。听着牧师大谈其奢侈的邪恶，他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说出那些废话。前一天晚上他把找哈里·莱德的事告诉了凯蒂。她的反应在他意料之中。出现了不愉快的场面。星期天她就没跟他上教堂。回家时他发现她的情绪仍未好转。

“天气很好。”他说，找话搭讪。

“不错。”

“你还在因为我找了莱德生气吗？”

“怎么能不生气，戴夫？职介公司、朋友、亲戚，都有的是，找工作干吗非得求莱德？”

“我没想到你的反应会这么激烈。”

“你能想到的，你分明想到了。就算你没了自尊心，我还是保留了几分的。”

怒气在他心中生起。他转身准备走出房间，却又站住，回头面对着她：“你知道我们银行里还有多少存款吗？我算了算，只够维持差不多三个星期了。到时候我们就只好不吃飯，或是不付房租和车款了。”

她嘴唇抿成了薄薄的一条线——是什么意思？几乎像是蔑视。“你在扔工作时说不定该想想钱的问题。”她狠狠地回了句嘴。

“对，对！也许我……”电话铃声打断了他想提出的反驳。他一想，不回答也罢，便去接电话。“你是戴夫·奥潘尼昂先生吗？”一个陌生的声音问，可能是在捂住嘴说话。

“是的。”

“奥潘尼昂先生，我知道你现在有空，我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临时工，希望跟你谈谈。”

“好的，请问你是谁？”

“我的名字叫格林。你明天能来跟我见面谈一谈吗？”

“好的，你住哪儿？”

“爱默斯旅馆 344 号。十点以后任何时间都行。必须在明天，因为我星期二就要离开这里去加拿大了。”

奥潘尼昂保证了明天准去。这种神秘兮兮的临时工作还值得摸摸底。但是凯蒂问起他电话，他只暗示说是熟人来的，上个星期拜托过。他胃里产生了一种感觉，最终的结果会闹成：旅馆办公室那位格林先生跟哈里·莱德有某种瓜葛。

格林，如果那是他的真姓的话，是个高个儿，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并不真住这个旅馆房间。这人更像个天生干户外活儿的人，只是为了喝点饮料或吃点必不可少的东西才冒险进房子里来的。在爱默斯旅馆这种没有个性的豪华环境里他显然感到不自在。“你就是奥潘尼昂吗？”他皱着眉头问，好像以为来人的年龄应该大一些。

“是的。”他伸出手去，格林和他握了手，两人坐下。奥潘尼昂补充了一

句：“你有工作要找人吗？”

格林往椅背上一靠。“一个临时职位。去加拿大走一趟。”

“要去多久？我不愿意离开家。”他说出这话，因为认为应该先说，刚才凯蒂和孩子们距离他的思想还远。

“只不过一两天。报酬还不错。”

“怎么个不错法？”

那人耸了耸肩膀：“说不定是五千。”

果然是他最担心的情况。奥潘尼昂突然跳了起来：“你还是告诉莱德先生我不感兴趣的好，我看。”

“告诉谁？”

他干吗去找那家伙呀？他一直就知道，那家伙所能提供的工作只能是这一类的。他为什么去找他？过一趟国境线就是五千！

“哈里·莱德，我相信这名字你知道。”

格林在门口挡住他把他拉了回来。“等一等，等一等，你看，你要是担心危险的话，这活是没有危险的，非常安全。”

“当然。”

“我让你带一个东西，只要送到多伦多一个地点就给你钱。”

“没有危险就给五千？你自己干吗不带？”

这时格林有点紧张了，对自己没把握了。“那好，”他突然作出决定，“我看我是找错人了。走吧，你！”

奥潘尼昂走掉了。

那天剩下的时间他过得很阴郁。他一个一个办公室碰，为一些他既不愿意也不适合的工作填申请表。他的生活区域是由极难捱的分分秒秒积累成的小时。他的思想不断回到旅馆办公室那个人，回到他提出的那份飞一趟加拿大就能到手五千的活儿。

奥潘尼昂努力猜想那趟旅行会牵涉到什么问题。哈里·莱德的兴趣主要是赌博和赛马之类，虽然有时也涉足政治。说不定只是些赌博业的单据或政治方面的材料。

尽管此刻一天即将过去，晚霞的光已筛过公园开花的枝头，下午仍然阳光灿烂。他拖着拉长的破碎的影子漫无目的地踱着步。这时一个念头偶然来到他心里，他开始沿着街道，向自己当初的办公室走去。那些人都下班

了。不会早一分钟，因为老头子永远在盯着；却也不会晚一分钟。他站在一座大楼的阴影里，望着一张张面孔和一个个身影。才一周不见，他们在记忆里已在逐渐遥远。然后他看见了秀儿·韦伯斯特在街沿上匆匆地走，迎着夕阳低着头。

奥潘尼昂跨过街去，在下一个红灯前赶上了她。“哈罗，秀儿。”他从背后几步远处叫住了她。

“戴夫！我还以为……”

“我告诉你戴夫不会出问题的。你好吧？”

“很好，我刚才还想着你呢。不知道你情况怎样。”

“有空喝一杯吗？”他问，话才出口，他忽然意识到这次见面有多偶然。在下意识里他是不是在寻找着她，并不想回家跟凯蒂见面？

“就喝一杯，我正打算去见小伙子朋友呢。”

他不禁笑了：“我还以为你年龄太大，叫小伙子已经不合适了呢！”

“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又年轻了些。还是去睡帽酒吧吗？”

“为什么不行？”

喝了点酒，烛光在两人间的桌上闪动。他突然发现自己已在把去旅馆房间跟格林见面的事告诉秀儿。她给他的感觉很奇特。他不明白自己怎么能跟她工作了那么多月，对她身子的诱惑丝毫没有察觉。

“所以你就拒绝他了。”她简单地概括他的话。

“我拒绝了，你能不拒绝吗？”

她玩弄着兑水苏格兰威士忌的搅拌棒，“我不知道。五千块可比我一年赚的还多。我不知道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办。”

“既然有莱德掺和，显然是邪门歪道。”

她对着杯子皱了皱眉头。“首先，既然你所说的那个哈里·莱德是那么阴险的角色，你当初干吗找他？”

干吗？凯蒂问的也是这个问题。干吗？纯粹出于对他妻子希望的逆反心态，还是有更多的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他的回答是，“真的不知道。”

他给她点燃了烟，望着她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我以为你跟我一样，戴夫，是因为一辈子给老头这样的人打工而觉得腻味的。老头这种人关心的只有利润和开支。别的都不会关心。”

“你觉得我可以干吗，格林要我干的事？”

“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应该多问几个问题，再仔细想想。”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他给侍应生做了个手势，让他再送来一份饮料。

“这问题你打算跟你妻子商量吗？”

“怎么可能？她已经因为我找了莱德几乎不跟我说话了。现在我还能去告诉她，说她认为莱德很坏是正确的吗？”

“你是想问我你该怎么办，是吧，戴夫？”

他并没真想问她。一直到那以前他还深信自己的做法没有错。可现在，她让他产生了疑问。“你应该多问几个问题。”

“回去找他去，为什么不可以？”

“他已经走了，去加拿大了。”

“说不定还没有，说不定还在物色别的人去呢。”

“我肯定他不会还在那个旅馆房间里。他怎么知道我不会带了警察去抓他呢？”

“你能告诉警察什么？你知道了什么东西可以告诉警察的？”

“什么都不知道。”他懊丧地承认。

“让我来给你打打那旅馆的电话吧，看看他还不在那里。”

“我不知道，我想得太多了……”

“那可是很大一笔钱呢，戴夫。可以让你渡过难关，到你找到份真正的好工作。”

“啊，我觉得你不妨打打试试。可我知道他不会还在那里。”

她从椅子面前站了起来。“你说的是爱默斯旅馆？”

“是的。”

她去到门口的电话间。他望着她拨号，说了几个字，便急忙招呼他。他来到电话间门口时，她用一只手捂住话筒说：“他还在。我已经把他叫来了。你打算去吗？”

“我……”他突然觉得双膝发软。

“格林先生，”她回头对电话说，“我这是在为戴夫·奥潘尼昂给你打电话。他今天上午来看过你。是的——是的。好的，他愿意重新考虑你的建议。”

奥潘尼昂开始抗议，却又改变了看法。为什么就不能去看看？五千块钱呢，可不是吗？